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書 摘 與 文 摘

《中國學生周報》

小輯：香港文學是怎樣走過來的

◎盧瑋鑾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《中國學生周報》創刊於一九五二年七月，停刊於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。二十二年來，它也橫跨了香港動盪、穩定、發展、變化的歷程。它與《中學生》的產生背景，有很大的差異，說動盪，五十年代的香港與三十年代的中國，自然差得很遠，而當時香港的文化界可以說極度沉寂，無論文藝或綜合雜誌，數不上幾種。適合青少年看的刊物，更見缺乏。在中國政局大變動中，處於南方大門外的香港，無可避免承受了一些影響一些衝擊，《中國學生周報》就在這種微妙變化中產生。許多人把它視為「美援文化」的產物，視它為反共的宣傳工具，如果我們能細心客觀



書
摘
與
文
摘

小
輯
：
香
港
文
學
是
怎
樣
走
過
來
的

「我們不受任何黨派的干擾，不為任何政客所利用，……我們暢所欲言，以獨立自主的姿態，討論我們一切問題，從娛樂到藝術，從學識到文化，從思想到生活，都是我們研究和寫作的對象。」（創刊詞：《負起時代的責任》）《中國學生周報》，創刊號，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五日，第一版。）

主持人的確可以憑著熱愛文化、道德責任，來為中國文化探索出路，為香港青年人作文化的導航者。

《中國學生周報》是「友聯出版社」出版的刊物，二十多年來擔任各版編輯的人很多，例如徐東濱、黃崖、余英時、奚會璋、胡欣平、古梅、孫述宇、盛紫娟、陳特、胡

地翻閱這二十二年的周報，必能發現它在不斷求變、緊貼時代呼吸中，體驗了與香港青年人憂戚與共的獨特風格，假如其中含有「反共」意味，也是由於主持的人的信念，而不是由於「美援」。二十年來，它愈來愈執著在創刊詞中的承諾：「負起時代的責任」。

菊人、劉耀權、劉貽奎、黃碩儒、陸離、吳平、何法端、張浚華、黃國超、也斯、李國威等等（曾任周報總編輯及各版編輯的應不只這十多位，這裡提及的是據陸離的記憶。以後應深入探究，再作補訂。）每一版，充滿了該版的特色，表現著不同編者的風格。

依著它的發展，可以分成許多時期，正如也斯說：「它的每個時期有不同的優點和缺點。」（也斯《四季、文林、周報詩之頁及其他》，《文藝雜誌》，第七期，一九八三年九月，頁三十六至三十九。）但憑著每個時期編輯的努力，與讀者的認真投入，它的確負起了回應時代的責任。在這裡，我不能細論每一個時期的特色，也不可能兼及各版的發展情況，現在只說一個重要的分界，希望藉此說明這份刊物最大的特色。六十年代中葉，應該是個分水嶺。六十年代中葉以前，它的主要精神乃在發揚中華文化，闡釋民族大義、承繼三四十年代的文藝傳統，與讀者共同體認文化民族的血緣關係。六十年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
不得翻印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書 摘 與 文 摘

小輯：香港文學是怎樣走過來的

代初，由它引領的青年人開始成長，在傳統以外，更求了解吸納外來的文化，此時，週報的版面已很確定及豐富，有足夠求變的能

力，中葉以後，面對社會的風雲驟變，本地青年人開始關心本地的一切問題，編輯以開放的態度，敏銳的觸覺，廣泛地面對及探討一切與香港人有關的人與事，如果從這時

候，叫做週報「本地化」時期，也不會錯的。當然，這個「本地化」，不是狹隘的地域思想，而是充分表現當地中西文化匯點所形成的特色。例如「電影圈」就從外國電影的評賞，發展到作者自己動手拍實驗電影，「藝叢」就由中外古典音樂介紹到香港本地

流行樂隊，文藝版幾乎全是本地作者的天下。它內容的多樣化、趣味與學識不缺，也是它能吸引性格愛好完全不同的讀者的主要因素。它在那社會突變時期，提出了值得青年人探索的問題，例如：「香港是一條船，青年們能做些甚麼？」（《中國學生週報》，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六日。）許多類似的專輯，都能引起讀者來稿的熱烈討論。從

他們的文字裡，可以看見當時他們是怎樣的動了真感情來面對這些問題。

作為一個週報的老讀者，我最近重看了十多二十年來的週報，主要想找出它為甚麼會令那麼多讀者念念不忘。大概跟下面幾點很有關係：

一、編輯人多——週報除主編外，每版另有全權負責的編輯，據說全盛時期，編輯超過十人。而二十二年來，每版編輯也變換了許多，不同個性的編輯使內容色彩變化，一直給人新鮮的面貌，版面的活潑，也正合青年人口味。

二、園地的公開——六十年代中葉以後，特約稿很少，幾乎多是讀者的投稿，有時甚至一封來信，也會被編者鄭重其事的，加上親切按語刊出。園地公開，是它能培養那麼多作者的主要原因。

三、編者、讀者、作者之間的感情交流——這點相信應是週報最成功的地方。由於園地公開，往往出現了：由讀者變作者，由作者變編輯的情況。這種身份的改變，實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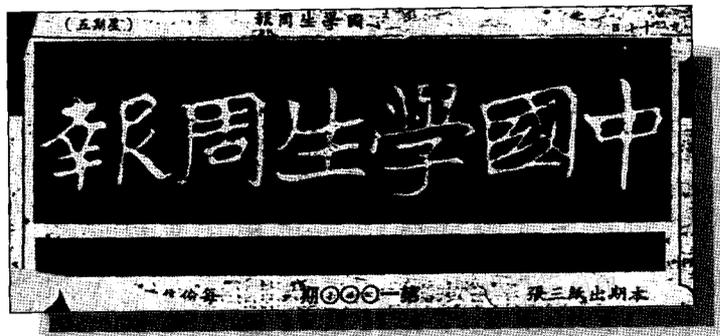


書
摘
與
文
摘

小
輯
：
香
港
文
學
是
怎
樣
走
過
來
的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有助三者之間的了解及感情交流。特別有幾個編者的個性很突出，在所編版內充滿個人風格及感性文字，結果成了一種現象，讀者與編者彷彿變得很親密，這就是具吸引力的原因。時至今日，仍有不少當年讀者，記得逢星期四下午，就會急不及待到報攤去問「周報來了沒有」的渴望情懷。一九七一年，周報經費出現困難，經陸離在報上訴苦，讀者發起的「救亡運動」，就出現讀者自費設計印製海報，及上街張貼的事情。這些例子，都足以證明讀者的歸屬感。另外，編者對作者的關懷，更叫作者十多年後，仍念念不忘。例如蓬草，就承認當年編輯吳平



對她的指導及鼓勵，對她有極大的影響（《訪問蓬草》，《星島晚報·大會堂》，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九日，頁十。）又在《生活與思想》版及《大孩子信箱》版上，常見編者與讀者一同對某一個問題的爭論，爭辯的結果，就正是對問題的探討進了一步。在情與理交融下，它就發揮了導航的作用。

如果從最客觀的研究角度去看周報，它當然還有不足之處，但二十多年來，它成為香港許多青年人的導航者，卻不容否認的事實。沒有看過周報的青年一輩，可能認為逝去的周報只是一個神話，也許，這真是一個神話，但它真的存在過。 ▣

（摘自《香港故事》，頁四九至五二，牛津大學出版社九六年版）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